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七至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舉人臣陳瞻燧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七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書

上呂相公書

竊嘗深推天下之故以謂王者之措國欲大而有容其所以期於天下者欲緩而不迫夫為天下牢不能大而有容天下之情雜然並至欲一一以數則堂上之言異

於門外門外之言異於百里而況天下之至遠能鄙之相形利害之相傾日効于前將無時而安不能緩而不迫揭揭然欲表天下之善而置之以厭天下之爭髙為度而責不及遠為程而要不至天下之不及不至者衆而善人始危又嘗竊太息以謂葢自成湯文武之季而聖人固已歎其流之不可復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獘又曰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夫以商周之治詩書載之後世想望不可得而見者

而聖人蔽之一言曰不勝其弊何哉以謂夏道未瀆辭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商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夫瀆與未瀆誠何足以議虞帝之至髙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猶足以識夏政之未改至於商人則瀆辭矣周人則瀆禮矣求備於民猶可而彊民則已甚故孔子喟然致志葢傷之也夫惟其能大而有容緩而不迫故如天地之大寒暑自運而當生者生當殺者殺雖有不得其所誰能怨之若夫望

於天下之治也重而薪於民之應之也亟於是乎上之智始不同而下多適民上察而下缺然且不返此民所以不堪而怠也恭惟仁祖臨御四十二年其間禮樂制度光明纖悉豈遽可以議三代之同風而壅培長養功成於久澤浸四海天意得而百樂生民被其施有三代致治之實者戰伐屢興於邊亡將覆軍而遠戍黷武之歎不起於民水旱間作於時公窖私罄而流離死亡之怨不聞於下士弊於末習學問浮剽豈能皆本經術尚

道理而文采足以赴用議論足以忠國民狃於安樂風俗奢美豈能皆守禁令知廉耻而歡欣足以相慶患難足以相恤其根本結於人心其基甚大而固而末流隄防小疏類出於大而有容緩而不迫者聖人有作其法之所損益某不可得而知而至於挈國之大勢則雖有虞帝誠不能改已再惟聖君賢相相與勤勞天下九年于兹天下之大勢已定者誠知出此其始待以立者曰公公故明明故當當故欲摇之者難故變法易令出於

期月而未嘗拂天下之心舉賢而民悅黜不肖而民懼而天下不得而異議下寛大之詔一切便民而民知上之愛已甚於父母可敬而不可離循此而守無改其道自可以長治而某愚不肖獨私憂過計以謂明天子在上尊德樂道從諫如不及而大臣又務以其至公同天下之心挾姦病國不容於公議者又皆已逺去而一時進於朝者又皆曰忠且良矣宜其小大協恭戮力馴致四門穆穆之美追還三代直道之盛而士大夫用意過

當趣操介狹好惡矛楯毀譽陵雜同國而處者言人人殊夫所貴乎國多君子者豈欲其必同然古之君子蓋亦曰和而不同焉耳其和者志也其不同者事也夫不和而可以為國寶難某豈敢以褊心小智輕量在事之羣才然借曰如前所陳者皆忠且良也耶則所謂忠者固無異忠而所謂良者固無異良矣比肩事主同意為善而勢駸駸焉若欲相為消長盛衰此何為者哉人何可以異忠則必有不忠者撓其間人何可以異良則必

有不良者病其内彊者以智倡而弱者以愚附從天下之公議遏而不得行方今之慮莫大於此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譖民各有心順德者君子之性而疑者事之睽也故詩人憂而戒之意者士大夫亦欲合而不可相疑而不親形格勢阻方且盡齟齬之情而貽朋黨之患因以害政而其所慮者猶不在是蓋以謂君子必自好務德競而不務力爭使夫小不同者時亦小訓焉以快其小不平而君子又務

退避而不已則忠良之勢侵而后脫有大不同者俛焉抵其巇而入之則凡今之為同異者曾何足道葢亦譬國於同舟奚取於胡越哉雖然事何至於是亦可為智者道難為流俗言者也伏惟相公道德之學經緯之才光映於近古天子之所信倚以伏天下之心士大夫之所儀範而慕從其日夜思念欲為天下開坦塗而亡犀疑薰太和而導百順者亦必在此固將益振公議務白善人以拯救之耶然有一於此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

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夫服天下必以善而所以用善者不同以養人則聽以服人則違為天下安可以善服人哉尚敦重則剽疾者疑貴明達則深阻者忌與辨敏則淺謇者忿進辭技則椎拙者攸至其他用一事則不便者必從而非之然八者之情亦何足以相賢愚而敦重明達辨敏辭技又為國者所必須而不廢則亦安可與夫剽疾深阻淺謇椎拙者並皂而同驅彼其矯己以為人所為則不可而謂人之視己若

見其肺肝然故常以不容而為姦非夫在上者有以養之是苟無罪又不可去也雖然有道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此以善養人者也為天下惟無私然後可天下固不可以皆賢且能而忠與良者又世之所望而難得也則如牧羊焉姑視其後者而鞭之可矣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也然而揚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何世而無狙詐先王豈

惟不去尚有以使之故其敵者失也夫然故措國能大而有容緩而不迫是之謂以天下為天下天下知朝廷所以待之者公而責於人者不盡故人易以進而其志平若夫峻賞明罰豈不足以彰善而沮惡扶正而抑邪而古之語大道之序者常以謂九變而賞罰可言賞罰果難恃以獨治哉天下有大功罪與士與衆同焉而廢置之非難也而有所謂難者前却之志而疑似之行兩可之詞而常試之為此中人之所以不自立而陷於邪

欲君子之類衆則若此者皆當教之不改而後誅又有嘗已自暴不可復還者設欲懷之其道無繇然且革面以蒙利而内有不服之心焉者雖小而必察故君子尤難之然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不害為大而有容緩而不迫也其不敢廣引以亂視聽書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先王之立政其寛如此至於進厥良以率其不良亦曰從厥攸好而已矣豈彊之哉昔曹參為相用吏必擇謹厚長者而言文刻

深欲務聲名者輙斥之人有細過專掩匿葢覆而子宻之諫以無所請事者弗聽也參之意亦深矣方時出於百戰之後武夫悍士功名之氣囂然而未已參務揉訓其麤武崛彊之心而輯安其休息無為之業不得不爾至於諸葛孔明患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寖以陵替故先峻法以繩下乃稍收其民望而用之以謂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此之由故繩且限之亮固知為治之體不苟出於此倘非

乘蜀之弊不如是之亟使亮當文景時不知與曹參意能異否也伏惟相公敦大知微至於賞罰亦何足為執事者道而要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先務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益收賢俊之助而後均調其參差不齊之際以彌縫其侵蠹之隙而後天下之貴名盛業可得而長守國是一定施於無窮過此則百官有司之所當務其大者禦邊治河澄官冗而節財用消水旱而惠困窮雖相公勤勞不以一日置是而不念而某以謂凡此天下必

有能為相公以身辦之者而相公之所宜慮獨天下之大勢哉今天下之大勢若巨川然隄防千里深厚而完固亦足恃矣盍嘗視其曲無蟻垤浸淫者焉而已某獲見相公門下將十年侍坐聽言相公固有采拾敎戴之惠而又職事在文字辱通籍殿陛下五日一敘立以望天子之光明竊不度量不敢自比於在闕門之外而輕犯出位之誚不知其當言與否而進之猶以謂語之至者不敢載之於書而淺者又不足聽故粗道其意之所

先者以代匱伏惟相公垂意裁擇幸甚

上蘇公書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劍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爲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敘於席男女别於塗鄉飲時祭執籩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

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為治家自為法矣德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羣起而乘之駕𥙿徉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為列禦寇莊周詆前言往行而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為賢而為荀卿韓非峩冠博帶髙談乎九州之外闊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為鄒衍鄒奭微辭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

若髙其蒙惡若𢍆而為淳于髠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而使楚兵不得合臨淄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為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揕人之胷義不返顧計不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為荆軻聶政葢先王之道披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説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民樸而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瑯邪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面搏燕楚之脅其道四平舟車之所

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土确北迫匈奴
馬羊水草之所聚故其民健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谷
膺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
輕鬭楚接吳越之封雜荆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恃其
餘窮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
矣繇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天
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某不佞
嘗竊歎此夫有蓋天下之名而後可以服天下之心有服

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閤下布衣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蓋天下之名矣横身當職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為望而化者非閤下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衮一治閩而閩之人感厲讀書頴脱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閤下亦既知之矣

閤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舳艫於末流望冠蓋於後塵者使閤下少借之以貌溥誘之以言彼孰不油然喜翕然變哉故某將首為吳人慶而次為天下有望於閤下而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閤下之前獨幸閤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

自慊其雖不能亦閤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上蘇公書

昔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閤下容察之其少駑野不喜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顧嘗自信以謂尊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

逐纖縞而鬻狐裘入楚市而為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為得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閣下書閣下蓋嘗自謂學出於孟子矣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為說約而執中者為近之遠以知天下事大以觀海之瀾而近取於牛山之木小得於食槁之蚓兼陳雜舉而會歸於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其不能識閣下之心而竊觀其為文豪重敢決旁肆橫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盻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悸仰而思恍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悟

每睹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深山行大澤以觀風雲之相遭奔騰交會窈冥晝晦搖川振谷蹶木發屋忘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頃之雷止雨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閣下胷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以縈紆曲折卒貫於理然後知閣下之所為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士方且爭雄鬭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閣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識夫閣下之心舒而博卷而約者哉夫爭名於

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其誠欲有求於名耶則方王公大人高門垂箔躍馬疾驅言語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以柔聲而乞親搖尾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耶則非特陽翟之大賈滇蜀之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所爭乃獨倀倀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伸即其所慕而願師其言名數通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庭閣下察其之獨何為哉夫冠雞佩猳之由貨殖游說之賜生異鄉

識異趨而使不得夫子而為之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發憤思附青雲之士者豈虚言也其不佞切眷眷於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之骨非可以越澗馳坂也然齊侯納之燕昭市馬何則蓋將因小以來大借虚以招實耶有人焉其學既不為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也而終已潔誠以求出於閣下之門不識閣下其庸何説以拒之耶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則其有將升

堂攀木而一叩焉

上杭州教官呂穆中書

某聞三代之前天下無可治之事而賢者無急仕之意天子與其二三大臣終日接膝都俞唱和於其上而海內之民相與動心向風歡欣鼓舞於其下方是時也政教平而賦斂輕禮義行而刑罰止天下已治士雖有尊主庇民之業而無所用之則往往引手而去括囊晦迹以盡其生笑歌優游以樂其時山巔水涯布衣韋帶樵

漁衰老之人負擔行路之夫與之語有可驚之言而施於政有可見之效若此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三代已降世既多事賢者不忍拱手以視天下之紛紜而思有以治之則爭相奮厲發於畎畝之間挾竒策以干時君曳長裾而遊王門以身任職以職任事各務有立於世而士始有好功名之心其不獲知於斯時而退伏於山林者則皆當日之無能人也故人不知隱居之可尚而皆以有用為賢然而天下亦以治其後晉之士大夫不知

為此者將以趨時弊而竊有慕乎隱者之名於是乎棄禮法遺冠冕以求為養高之術而晉天下之事亦靡靡不振無與治者甚可歎也陵夷至於唐而終南嵩少至號為仕途捷徑則其失隱者之風為益遠矣夫君子非固為隱亦非固為不隱也三代之前無可治之事則隱而不失為高三代而降世多事矣思有以治之則不隱不失為賢矣若夫居不可隱而固隱焉則又何矯情拂道之甚也晉唐之士其失以此國家承平百年政令日新

主上慨然思有以追兩漢之餘而復三代之故焦心以問治降意以下賢而士之懷瑾握瑜者紛紛籍籍雲翔蜂起奔走自効不待招來蓋其嘗遊於齊楚之郊見夫帶經而耕者莫非求仕也而後知今日之無隱者設有之亦皆今日之無能人爾夫進不能少補於世退以受無能之名則與夫孟子之所謂自棄者何以異哉其濟北鄙人也生十年而學學九年矣嘗自謂幸出於有爲之世而耻矯晉唐之風故嘗歴四方以觀郡邑之政治

遊上庠以服天子之教化從士大夫論議以知當日之施為措置而稍稍自飾以求去鄙野之容竊閒執事以經術文章取上科以開敏明辨入幕府而有職乎庠序見師於學者故某願伏於門下而受教焉繼之以所為歌詩雜文一編投獻於左右凡此非求果有用於今也要以為不自棄而已不識閤下以為何如夫沒世而無聞者君子之所疾則夫士之區區以自言者其亦有罪焉可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八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書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為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已涖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為過

及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為門下士無所復讚然剛潔寡欲奉巳至儉非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為繇是不忍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後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

苟病其末和則凡能處禍忍詬推剛為柔熟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并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為賢於已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獲

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爲直不爲忮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敎離黨同門蠧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於朝則幽遠趨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如何後賜一言幸甚幸甚

答劉壯輿論國語書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正又以知别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然齊桓晉文同功一體皆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文入異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未足稱

於大君子之前也亡人從者其文義可觀而士溺焉若進疑於岐山盟津退不失為季札則僭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必於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為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繼岐之異夫何所待盟津以國為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讒出逃父之誅不與奚齊卓子爭立足矣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嗣入可也胡為委幼且不肖之夷吾以敝晉而流禍如

此其酷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髙梁之事與生竇奚辨壯輿其末之思耶凡補之所為論者以摘夫假仁義之微情使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譎甚而疑聖也豈善擇苟之謀以子犯為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桓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所無賴則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見未見固非是要之春秋隨

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曰實與而文不與迺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為至論壯輿疑於王迹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荀息事始意壯輿許息之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蒙利死則擇利而背之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焉避之是豈小

人之所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仇孔非壯輿卓然自信幾何不胥而靡也召忽死子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無惡也荀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否則荀息何足議哉雖然荀息愚不幸既許其君以死矣至於不濟壯輿以謂寧死而不貳之為良抑貳而不死之為是將死與不死於荀息無輕重皆不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輿必能處之矣惟其要終之

義不足以救初之惡與其茍免如犬彘則死為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茍息以甚茍免之禍知宗元為學春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忠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勣蒙喪邦之舊事與茍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為愧於茍息若曰漢唐事禹勣不得預其禍則孤掘之必孤埋之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餘非面不盡

答劉壯輿書

補之答示漫浪翁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壯輿志業豈老且不售畸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名者意不在是魯直為贊以反之此善諭人之意非反也合也揚雄為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沒後惟雄為知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原之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一其質不能與丹青變以異而見尤也乃聖人之智則異於是此但如原之智而已矣然則丹青豈果可以變玉哉若曰外與之化而内不化

原其免矣故頗摭騷詞而反之非反也合也始欲為詩寓此意其間而不作詩久深避以言來詬又雜為五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不屬姑書此託之圖後則猶詩也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足以愧闒隨者百輩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通也何足學哉記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學猶飲食固有常珍奚事異饌合萬宇以聚廬載百族與並游想壯輿亦俛仰此間又奚以漫浪而異為補之再拜

記

沈丘縣學記

民可以誠化而不可以文治吏功可以歲月致而不可以一朝成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又命之教而為學使各以其身化於其國然中材之君意竭於有為而先王之事業曠時而不一覩況夫後世吏不得久於其官而庠序之教已微吏有愛民不苟之心不幸或不得為而去或雖為之名具而實亡以其鹵莽滅裂僅存之餘而施

之其久壊不安之俗故為其事而無其功豪傑遠識之士以謂是區區何益於為民而不為中材作存乍亡而不肖者盡棄不省而好更張喜事者乃始務修此以盜名於衆人不為之中則學之存否於吏治之損益信未有繫也葢如卓茂魯恭其治至使民相仁愛不犯有司而亦不聞其朝夕與民誦詩讀書舞樂釋菜常常從事於此而惟其誠心實事則固有以得之然俗吏至或一切務簿書獄訟財賦無愛民之意士亦不本鄉黨庠序

而游俠四方專以干祿於此以為文不足為或不得久而不為則至於俗隳弛已甚本又不立孰從而維之譙郡張柔文剛好學而有文為令沈丘嘗曰位無貴賤皆可以行志民無古今皆可以道理齊也則欲以其學試之沈丘使民於衣食必以時教民於相牧養必以孝弟廉耻三年而民有改文剛喜曰吾所知信是吾民可與言矣乃從其邑子論古之學者所以治心修身非干祿之意而士亦欣然相與化之乃建學孔子廟中貌象堂

室東西序之房與祭器廩庖皆有所葢為屋四十楹可以待鄉先生之講道而來子弟之願游者屬補之記補之曰世之所患先王之事業不可為非先王之事業不可為而其勢不得為治天下有本而徒於其末救之則智不勝無以為之大而僅為之小則力不足雖然導民之道唯其所欲無不可成民嘗見者則識之嘗為者則能之耳目習熟於此而中心不喻人情無有也文剛於是能知其本則其所施設宜有先後非特以備觀美人

為亦為而已武城弦歌夫子戲之曰割雞焉用牛刀然亦各以教其人使知道則子游之意卒乎為是以為不告朔而餼羊可遂去則夫子之所悼也民常病詐而至其化上之所為則甚信晉之儉秦之好車馬鄭衞之音宛丘之婆娑以詩書所記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近者當其一時上之所為豈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靡使然朝鮮去箕子千載至漢時其民飲食猶以籩豆民不相犯恥淫僻其後吏及賈人往者稍侵之俗乃益

衰朝鮮夷貊況中國哉後之來者嘗無忘文剛所欲為則沈丘之民雖使世世知好學俗純厚易治無不可也

元祐二年五月十日晁補之記

祁州新修學記

先王以禮為天下禮行而民有恥以樂為天下樂行而民嚮方以庠序養天下之才而君子之學洋溢於四海先王之須數者以治如此而自後世視之則常若迂遠而不切於治之情夫古與今一也而先王之用禮樂則

如帛縷之於衣穀米之於食每須而常効而後世之用之則如覩殊類之好而名異國之物雖存而猶亡射鄉食享裼襲之文而籩豆之器鐘磬柷敔綴兆之容而搏拊之節是先王之所朝夕用以為禮樂者也而行之於後世則文齟齬而情不安若度十指而合方圓非聖人復生不可得而定是先王之禮樂終不可用於後世也然而後世亦何嘗一日而無禮樂賢君良吏誠心於為治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以合恭敬而交歡欣亦不

見其少雖聲音服器滅裂於已壞之餘而參差於不同之緒至雜野人里巷之説而用之蓋禮樂自此而亡然亦或自此而存何則其文異其實在也至於庠序先王之所以教人事父兄親宗族而善鄉黨内之於治心行己外之於事君牧民蓋亦如此而止矣而世之為士者聞先王之教則漠然若非其身之所當任而惟其文詞記誦所以干有司者為師起粟闢屋而竢之三歲而一取士集於堂者如市否則掉臂而不顧蓋僅有存者夫

如是則州里之有學特以為求仕者之舍耳而於治誠何補哉然盡棄而不舉專以文法賦斂目前之所急者為務則民益野一州而有學則一州之為士者多一邑而有學則一邑之為士者多使夫世之所謂賢有智者不出於士則已賢有知者而必出於士則為士者多蓋先王之教所以在也河北自五代兵革遷徙之餘而士日少至本朝百有餘年朔方之民得安於衣食而偉人巨公間出於其地仕於四方以文學政事顯者往往而

有祁州又支郡而求舉於有司者率常百餘人舊有學不復葺學者至散而入他郡宮苑使董侯之為守始至慨然以為先務而郡貧力不足以為乃斂菜圃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舉而新之藉其圃之入以其半為學者之食其居處安其資粮足而無患矣復得前進士彭城趙君懷之以教授學者日至弦歌之聲遠聞使其子適以書抵補之求為記補之以謂自三代之亡繇秦漢至於今所以教養人材者固無復先王之舊凡幾百

千年矣而忠臣孝子仁義之人操守廉潔之士器足以任重而致遠明足以解疑而釋惑彊足以勝難而處劇朝廷用之則重捨之則輕天下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亦凡幾何人而豈其必出於先王之庠序亦各因其世之所有取之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若物之精華不可得而揜終不以教養非是晻曖而不出亦何必曰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十有三年而舞勺成童而舞象中年考數九年大成論辨而升黜之一切皆如先王

時而後得哉有誠心若古之人則處今之事而要古之効何適而不可龔遂黃霸漢良二千石此兩人何必文武成康之吏其教民成俗亦何必文武成康之法而正使文武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歸於治而已雖然此可為通人道難為守文不知變者言也董侯以文法中第而不用顧以其才雄於諸將武人之間而其政事施設先後如此惜也其試之小不獲試之大也故敘其意而刻之

林慮縣學記

先王之治其實不可為也而文可為夫文亦安足為哉蓋文者實之所寓而存也并文而去之實之所存與有幾然則存其文是存其實也遵古人之跡而為之加以誠心不倦而能久則實斯可幾也已食飲以籩豆夷而有先王舊也則朝鮮可求禮被髮而祭於野中國而用夷事也則伊川為戎此非夫文存則實存文先喪則實并亡者乎故魯不棄周禮則君子以謂未可動子貢欲

去餼羊則聖人以謂我愛其禮此深知為治之意者其於守先王之故本末惟謹雖其既絕之緒不可復之餘而菫菫焉不欲其廢而不舉者如此也無棣劉君演好學良士其為林慮令也下車而問庠序之政若令之事莫先於此者而先聖之祠有堂而無序風雨屋壞雀鼠之所舍不足以備登降供禮事劉君愀然不樂以語其僚曰此於事若緩而急者吾聞之君子米鹽獄訟吏之力可以朝夕為者至為則為之一日去則已矣若夫事

之大而緩者其舉百一蓋未嘗爲而去者相輩也我不敢以後吾之所急顧一錢一工之在官者令不得專焉使吾常知所急不敢後日儲之不足歲儲之有餘則學之成必其有時矣蓋自始至至將去踰二年而學成爲屋五十有五楹貌象一新講有堂休有房廩膳爨有所賓客諸生之至者曰美哉昉於此前此無有也於是乃介其主簿真定耿君求文於補之以記之耿君儒者道劉君所以治其邑事皆若此一二修舉類不茍然

者士相與歌其能民聞其欲去而戚者甚衆也人之言曰以儒術緣飾吏事儒術之不可一日無也如此昔子產為鄭陳伐之子產能以其衆入陳蓋數俘而出致地而還以獻捷於晉而晉人猶難焉子產陳周之德數陳之罪甚順而有禮晉人乃受之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夫子產之功不在其對晉時而晉之受之又不以其功可尚卒之其事所以顯而不泯者獨其文辭足以發非若俗吏一切用其力於簿書法令之間

而不知緣飾有禮義何足道哉然則劉君以謂於事若緩而急者不可忽也

智近齋記

傳曰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宇宙至廣萬物至夥千古至遠衆理至幽而欲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地盡攬而悉儲之譬之芥納山人知其不可故神智大矣德配蓍卦而昔人猶或以謂智有所困神有所不通雖然聖人若常通而不困夫常通而不困豈特其生而知之皆

備於我者能若是亦必曰好古敏以求之也而天下之不知者廼始曰聖人必其生而知之故不窮其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孔子之所以自貶聖而不居之意是也不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律天時襲水土刪詩定書雅言執禮至於韋編三絶曰我於易則彬彬矣是固孔子所以學也豈曰我生而知之學皆可已哉雖然自其常通而不困語之神不可知而智則學者可以俱至舜稱智臧武仲亦稱智而臧武仲去舜遠雖才異亦學不造其

極也學造其極則無不知故智之爲言惟好學爲能近
平居無事反觀而內融上思千載若存若亡中攬四海
若隱若顯下索將來若絕若續譬空中雨欲數其滴有
不勝知者矣欲知之奈何惟學而已矣學則聖人之智
可近而不遠故物量無窮而聖人之智亦無窮用無窮
逐無窮亦窮則凡理之不可勝知者有不能外吾之所
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古人所以事至而辨物
來而名也可謂不智乎事物之過吾前如日月更代而

無止而吾之所以應之如井泉愈汲而愈不竭蓋學之效如此不可謂不智也頃余術不與時偶廢官休其廛八年而卷之草沒屐或啳之輙自語曰足固未嘗刖而士相與戒而遠之曰是其術也不利人昵且招悔而袁君耕道得往來從余者亦八年其意不衰或謝不見或乍見而不留卒不懟或旦暮見或易與言如家人卒不悔余歎曰甚矣耕道可謂好學也抑人所戒遠利近悔奈何耕道猶笑自如而余記誦益落文學益疎顧無以

應耕道求又不敢以其不知而作者語之雖語之而知也無涯使耕道何自入故第誦中庸語曰好學近乎智以勉之好學云者非孔子顏淵不得以私相與然各從其志獨顏淵得好學而已哉時習之為說譬氷水為之而寒於水苟不已則所不知當益知故求智者莫近反而言之則好官爵好貨財至塞其心如蹊間之茅者皆愚矣人之所以無知若草木自愚其心者耕道可不反戒而遠之惟恐其似若彼之相與戒而遠我哉因為之

名其所居齋曰近智耕道勉之乃楝牖花竹起居之佚視聽之適則不足道也大觀四年七月十有四日記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九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序

何龍圖奏議序 代李侍郎作

某嘗論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始興之主不以兵草本於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為之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者必恭儉愛人

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爲之培其基使遠且固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於無難無與佐之孰戒而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者將有爲而士之生於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爲也有以開之有以培之與夫卒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爲故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而湯有慙德禹不以兵革猶八年於外用其力者勤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

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天下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顙而下吏其受命配禹而用力寡繇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馬上取之至老於馬上而不得休且繼有諸呂喋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僅得休息於無為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威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繇漢以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己於上而羣臣

並進各自明於下君臣有慶譽而下並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葢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為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哉其一時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諒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為御史諫官至列侍從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為奏議二百餘篇為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捨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略已施行其誠心出於憂國愛君簡

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於其中而以為文者榮華易瘁
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為治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
有自致矣其是以竊嘆於何公知天之生斯人有時而
公之遭斯時有命二者適相值實難蓋必有能聽言之
主導其臣使言而後能言之士至則夫生之者天也使
之至者君也故君之權勝天然至有得士而不能用士
以是隱則夫使其君能用而成功是乃所以為天相之
之道故天亦終勝人昔吳季札觀上國論其興衰如指

諸掌而獨見遼伯玉數人者以謂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此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祇以人事知之然至於今論知天者唯吳季札則天人之際固可見矣某昔為和川令會天子詔求直言士而公以天章閣待制使河東遂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今位政府於公為門下士故其子某以公遺藁求序而不得辭公名鄭字聖從仕至某官云

治通小序

毀譽不敢浮事實因以加賞罰謂之襲情　賴之以生不可一日無也謂之飲食　天日之清明奴隸識之謂之共知　權言聖人之所獨見也謂之夜行　所挈者要而順者衆謂之裘領　如撓止水惡其波起不如遄已謂之本寧　本彊則精神折衝謂之折衝　譬如播種終必粒譬如鑿井終必汲謂之可為　鉤金輿羽不可為重輕之實謂之揣本　誠者政事之本也謂之致誠　常德不忒世自低昂而吾之為常者一謂之常一

事有根本不可須臾離也謂之輜重　先河而後海小式為本而大為末謂之務本　非其道雖微不可假人也謂之名器　五味異和謂之相濟　始施之逆利在後日謂之要終　天欲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謂之前應　小人以為翦翦耳君子畏焉謂之微大　象見其牙而小大可論也謂之迎知　推其泒而知其所從來深謂之逆流　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謂之貴踈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謂之賤適　事或不相謀

而相病謂之醔酒　一人曰玉十人曰珉舉世皆曰珉謂之衆意　事致其極則其後無以加謂之窮反　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寒者戰懼者亦戰謂之似是　以孿拘之語疑域外之事謂之常談　一言而得人之心謂之察鳴　謂狐為狸則不知狐又不知狸謂之胥失蚌鷸相持田父捃之謂之兩得　繫舟水中魚沉而鳥揚謂之同離　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謂之物曲　且冬且夏謂之迭勝　攘公議之近似者以蓋衆口而濟

其私謂之借公　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謂之非分　益而不已必損謂之勝懼　知所弱則強矣謂之削喜　事蠱物極而後可以轉從新謂之轉敗　名實不虧而能使其喜怒移謂之朝三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謂之近四　水避礙則通於海謂之曲成　寡能似德拙言似默欲上者識謂之破庸　捷趨而速至中道而敗愬不如椎之久謂之椎久　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謂之始駕　人取我予人予我取謂之獨獲　佃

魚網罟利隨世與謂之知化　敗不在大一毫蒙之謂之見微　無謂不効始終其告謂之養敵　胡越可使無異心謂之同舟　徒曰古人不我欺而不知時事已異謂之信書　且用旦効暮用暮効而不以經久謂之欲速　挾事懷欺明能知之謂之詰詐　惟有德能寛服其民其次莫如猛謂之量力　夕而烹牛牛乃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失時　文是實非謂之名好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謂之已甚　法析毫釐小偏大遺謂

之蠶紕　以勢使之鈍者厲怯者奮謂之矢激　利不百不變法謂之重改　謨定於先羣言不能易謂之不搖　毒蛇螫手勇士斷其臂謂之存大　示之好惡而民知禁謂之止欲　有德者進則朝廷尊謂之德成　輿馬致千里舟楫涉江河謂之假物　入有拂士出有敵國謂之常存　尾大不掉謂之本弱　藩籬不飭謂之外輕　曲士不可以語道而聖人惟時變是守謂之達節　立不易方非招不往謂之守官　作法於涼其

獘猶貪謂之誤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謂之積微

川澤納汙瑾瑜匿瑕謂之忠厚　苦節不可貞故敎務

因俗謂之人情　論畀古人而才不足逮當世謂之髙

論　將以重之適所以賤之謂之過愛　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謂之轉圜　以天下為心好惡不在其身謂之

大度　若綴若紓為國之本不可以無謂之淵要　十

羊九牧不若童子之獨謂之専任　言異言逆視道以

為則謂之不惑　不患衆之不知患蔽謀者非謂之寳

斷 臣民異志則朋黨進在明公議謂之一下 賞一
切之功亂百世之法謂之賊下 舉綱而畧細謂之大
體 數米而炊不足濟天下謂之小節 始勿輕舉人
莫測然否謂之靜勝 臣無求於其君故進退不累其
身謂之取重 高為量而罪不及遠為途而誅不至謂
之大望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遠怨 殺身以為
國然不足以拯世之溺謂之無益 理無常是事無常
非謂之通變 今日用之明日不可復也謂之日改

捨法任人廢法法存謂之小縱　虛名無益事實而藉以鎮人心謂之名高

海陵集序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為人若不可及者皆有他事業尊君庇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

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不耻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為賢雄夸虛張聽者為奪雖義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别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鬬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

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竊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翛然自喜不啻鍾鼎錦繡之獲顧他嗜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詬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為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海陵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蓋辛

苦刻篆呻吟裘氏者有年不幸其犁然之音與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已得聲譽至他事業行已涖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為是閑闗弦歌霖雨飢餓之聲樂之而不厭如此哉且以為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揵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君能獨為人之所不為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為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

潛陳伯修皆厚云

離騷新序上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謂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愈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

詩之所嗟嘆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不忍去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為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為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

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寠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叙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虚辭濫説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

不已戲乎固嘗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為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為離騷至離騷變而為賦譬江有沱乾肉為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為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後賦復變而為詩又變而為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

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彔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録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録也使夫縁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非憂悲楚人之緒則不録

離騷新序中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今遷遠遊九章

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叙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攬楚祠廟鬼神之事以攄憤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其自叙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奥疑原作非景差辭沉淵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終焉為楚辭上八卷九辯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辯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為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

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文也以為楚辭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録云然漢書至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為十一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可合十一以為九若溢而為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篇當損益者何等也惜誓盡叙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兮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

於千仞兮覽徳輝焉下之斷章趣同將誼倣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傳附原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辯之王逸東漢人最愛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闊矣又十七卷非舊錄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辭上十卷之終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焉離騷人不讀久文舛闕難知王逸云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時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而不説今臣作十

六卷章句然則安與固逵訓釋獨離騷經一篇不知固
逵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訓釋大較與十五卷義
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頗删而存之而錄司馬遷史記
屈原傳冠篇首以當離騷序云

離騷新序下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
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至左氏國語則遷所筆削惟意
遷欲自成一家言故加檃括而不嫌也雖然遷追琢傳

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補之事先朝為著作郎上即位備太史氏古文圖書得損益之况傳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王安為傳按隋志傳亡舊有班固叙贊二篇王逸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賈逵改易前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狂狷摘其不合者逸髙原義每難固說勰附逸論然亦復失之固序曰君子之道窮達有命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又曰如大雅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斯為貴矣固說誠是也雖然潛龍勿用聖人之事也非所以期於原也又自淮南太史皆以謂兼風雅之義而固獨疑焉夫國風不能無好色然不至於淫小雅不能無怨誹然不至於亂太史公謂原之辭兼此二者而已乃周道大雅豈原所得庶幾哉雖遷亦不以是與原也世衰君臣道喪去為寇敵而原且死憂君斯已忠矣唐柳宗元曰春秋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夫荀息阿獻公之邪心以死其為忠也汙

矣惟其死不緣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不獲
而捐軀方息之汙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過言也固
又以謂原露才揚己競於危國羣小之中是乃上官大
夫靳尚之徒所以誣原伐其功謂非我莫能為者也固
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此司馬遷悲之曰忠而被
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
其怨刺懷襄椒蘭原誠不忘以義劘上而固儒者奈何
亦如高叟之為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

耳謂原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逸論近之劉勰亦援逸此論稱固抑揚過實君子之與人為善義當如此也至言澆羿姚娀與經傳錯繆則原之辭甚者稱開天門駕飛龍驅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正爾託譎詭以諭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議也如莊周寓言者可以經責之哉且固知相如虛辭濫說如詩風諫而於原誇大獨可疑乎固大較喜訾前人如薄相如子雲為賦而固亦以為賦也劉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

為病彼原嫉世既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乃固與
䰟所論必詩之正如無離騷可也嗚呼不幾於同浴而
譏裸裎哉又䰟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
䰟以招魂為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馨凍
飲窮年永樂䰟以此為荒淫則失原之意愈遠原固曰
世皆濁我獨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己之魂魄離散而不
可復也故稱楚國之美矯以其沉酣汙泥之樂若可樂
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是焉不失正以死而已矣

嗚呼勰安知離騷哉抑固漢書稱大儒孫卿亦離讒作賦與原皆有古詩惻隱之意而此序乃專攻原不類疑此或賈逵語故王逸言班賈以為露才揚己不專指班然亦不可辨也

續楚辭序

詩亡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無王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迄周亡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興足跡接乎

諸侯之境者諫不行言不聽則怒悻悻然去君又極之於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上而不怨猶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還也於是乎自沉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若犬彘者比謂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哉然則不獨詩至原而未亡於春秋之微亂臣賊子之無誅者原力猶能愧之而揚雄以謂何必沉江原惟可

以無死行過乎恭使原不得死龍蛇雖歸潔其身而離騷亦不大耀於世是所以賢原者亦繇其忠死故其言至於今不廢也而後世奈何獨竊取其辭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類而無愧而續楚辭變離騷亦奈何徒以其辭之似而取之曰詩非皆聖賢作也拾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諸大夫君子則羈臣寡婦寺人賤者桑濮淫奔之辭顧亦與猗那清廟金石之奏俱采而并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於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

賈誼劉向揚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參取焉然則亦有其行不足於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不可廢漢息夫躬為姦利以憂死著絕命辭辭甚高使躬之不肖不傳而獨其絕命辭傳則譬猶從母言之為賢母言固無罪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欲為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

然八人者既困矣往往能自彊名卒不廢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别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以下不論雖要不成人之惡至竒宗元輩而恕知其愛人憂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禄陽自好而隂從利徼一時之願無禍而老者皆是也於王之言可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怍乎禹錫不服議宗元之才蓋韓愈比愈薄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家踔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為

人不自貴重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懇懇如此豈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抑息夫躬類江充禍國宗元禹錫誠邪不至於爲躬躬之辭録則凡不至於爲躬而辭録者皆録躬之意也漢蕩秦唐掃隋煞頗因其法制文物爲國猶爾以治易亂不可以皆廢也况言語趣操異世之習哉以孤父之人爲盜因以食爲盜而嘔之昔人以謂此失名實者也是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此雜者也

變離騷序上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矣今楚辭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揚雄為反離騷反與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知原惟雄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其純潔不改此度

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為箕子而從比干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何為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興故不可以言反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為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離騷而少變也又嘗試自原而上捨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五子之歌貍首之斑然蠶則績而蟹有

筐佩玉蘂兮吾無所系之祈招之愔愔鳳兮鳳兮他如此者甚多咸古詩風刺所從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而復興則列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為離騷是以縣漢而下賦皆祖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繫荀卿七篇之後鄒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揚雄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於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於正義過高

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於京都山海宫殿鳥獸笙簫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於古詩惻隱規誨故不録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麗不可棄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界蒻自植始録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録王粲登樓賦以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有盛名顧不足於植粲摘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蕩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摯虞此作庶幾有為而言致足嘉者也鮑昭長於雜興

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以劉濞事諷劉瑱有心哉於此者江淹用寡而文麗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臯一篇首尾楚辭也末云雞聚羣而爭食鳳孤飛而無鄰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為詩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言雖淺鮮未足與言義然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要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約而可

觀問大鈞理勝招北客詞勝阿房宫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専効離騷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畫者謹毛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録以迄本朝名世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録賦及文操或宏傑自出新意作合作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宋而復起云或大意述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於變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騷楚辭又變則

無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於屈平矣惡夫逾遠而迷
其源若服盡然爲之系其姓於祖故正名以存之

變離騷序下

詩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蠭起七國時楊墨申韓淳于髡
鄒衍鄒奭之徒各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實羽
翼六經於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獨屈原
履正著書不流邪說葢嘗謂原有力於詩亡春秋之微
故因集續楚辭變離騷而獨推原與孟子先後以貴重

原於禮義欲絶之時又變離騷起荀子俿詩成相篇故并以其時考之知原雖不純乎孟荀於其中間非異端也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魯平公同時而司馬遷史記表問何以利吾國蓋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是歲齊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後七年而楚懷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諫王無入秦卒入秦死襄王初年而遷原原遷九年無幾何死矣推而上之去梁惠王問利國與齊宣王七年時蓋四十七年矣而魯平公元年則楚懷王

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見平公在其初年則至原遷之九年葢二十四年矣其平公末年乎則與原諫懷王之時葢並矣雖史記不言孟子見宣王之年以其時考之逺者葢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時也孟子見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時惠王曰叟不逺千里而來於時稱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與原接而原後於孟子又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而劉向叙荀子云齊宣王時聚

學士於稷下荀卿十五始來遊學至襄王時最爲老師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學乃在孟子淳于髠時使荀卿游學時已年五十顧與孟子並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劉向云十五始來游學而老爲襄王師是也楚頃襄王遷屈原原遷九年無幾何亦死矣又五年齊襄王始立計原之死卿尚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而李園殺春申君荀卿始廢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蓋五十餘年矣故原與荀

卿接而前卿後於原又孟子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原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則原此歌蓋沿孟子事也漁父篇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

之棫棫者哉則卿此書葢因原辭也凡言語文章之相祖述多其當時口所傳誦從古而然此皆古詩楚辭之流也其習而傳者雖至今可知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九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十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序

杜輿子師名字序

盱眙杜君從學於眉山先生先生名之曰輿字之曰子師子師道先生之言曰夫能載而後可與言輿能衆而後可以言師夫能載則能衆矣故輿有師義則又從先

生之門人晁補之求識其説補之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夫車之有輿也猶宫之有堂也猶人之有腹心也崇墉長廡溝之於其外閭然後門門然後堂而堂者宫之所宅也目視耳聽手扞衛而足運趨元首加焉而腹心者人之奥也故謂之輿則一車之任舉在矣立轛横軹輣環潸而牙固抱二十有八為其蓋弓三十其輻合之於一轂以濟其中之所無有而後可以受天下之有凡物之不至者託至焉是其材君子之材也其

器國器也御閑而右勇善用其材者也得時則駕見險而能止不犯難者也以經營四方與舟楫之絶江河同利故天下無不待之以濟而附者不一是之謂能載則能衆也曰雖然孰能任之孟子所謂異人以存心者能任之如以其同而已同乎此必不同乎彼則亦秖以異何以能衆吾且以其異而衆無不同以其所以同者莫適同而已然後君子之道大而爲衆率賈誼曰鳳凰翔於千仭兮覽德輝焉下之鳳不世見故人未始識鳳人

未始識鳳則藩籬之燕雀蓬中之斥鷃何從識之雖然鳳舉而鳥朋矣鳳非以其異故能同耶不然則烏之從烏扈之羣扈亦可以為同耶而同者狹矣故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昔者伊尹其道有在於此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而天下亦皆以是歸之道足任而時可為也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是其所以能有大也陳蕃亦可謂有其志矣不掃一室而欲以身撥天下志大而力不勝義可

以立而身見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易曰輿脱輻夫妻反目天下不可輕為而近用也然亦不可咎也山以其高而獸往之川以其深而魚聚之君子以其道可以任重而致遠故窮則得士達則得民不幸而終其身不試而君子論之與禹稷同道子師勉之

外弟楊若字知類序

驥有四足足以靡丘陵跨燕越不期於在六轡也然有是足羈之者至矣鷙鳥有六翮足以絶浮雲梢林莽不

期於掣韝上也然有是翮呼之者至矣士有才術足以知往古治當世不期於仕而遇合也然有是資用之者至矣故物必有餘而後用無不足而求用閑其馳驅以待羈者時其翱翔以待呼者馬與鳥無是情也然則治其可合者以求合豈士之情也哉今世之學者不求若古人而務一時之合自始讀書則曰世之所用何尚有司之所取何先治其學之類者去其學不知類者而求合焉世之用捨不可常而有司之去取無特操則業成

而不售半塗而改盡棄其學而從事於其所不學至於白首紛如也乃始歎息於不逢若此豈足以言知類也哉余外弟楊君名若少而篤志蘄然於儕輩中善問而識所從既學經又學爲詩賦皆欲求當時之所謂善且嘗効者而師之余曰書無所不當知獨一經乎哉文章無所不當爲獨詩賦乎哉治其狹以求適於廣則是以箸爲梁木也十圍百圍則求方圓長短者無之而不可矣然則求若古人何如亦曰養其大體而已矣孟子曰指

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吾弟之學也無以不若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者為羞而以若古人者是求則雖欲不為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亦不可得矣故余請字曰知類

從兄字伯順序

名者所以制義出禮而字者相期於實以不虛其名者也蓋余從兄名隆之而字不足以稱其實余為之說曰物未嘗有必隆者亦未嘗有必不隆者也封土以為臺

巍巍者先圯焉架木以為宇翹翹者先橈焉泰山之隆百仞而跛牂履其巔以絕其嶺勢附於下也吳牛之力百鈞而童子捬其角坐其背知役於人也故曰物未嘗有必隆者有人焉力不能勝一匹雛而天下不敢為之先彼其所以能隆者亦必有道矣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髙大夫順德不躐等君子之所以積小也如此而後可以基髙大此為隆之道也故余請字曰伯順

袁疇字耕道序

開封袁君名疇字耕道其友字之也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而傳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爵祿具而忠衰於君名譽足而信衰於友夫人之情可惡如此年運而往每具而輒衰聖王何取於田哉夫以堯之水至於方割懷山而襄陵非禹則土皆不粒也然謂土實不粒則不可以禹所湮之餘龍蛇虎豹始驅似不可人而有稷焉教民以藝之則粒矣山澤原衍地有剛鹵

肥确不同而斲耜揉耒火耕而水耨農無不可為人情亦有賢不肖邪正異趣而追琢學問求其放心聖王亦無不可治蓋不為不治則如堯方割未乂之初為而治之則如稷播殖之後是乃聖王之所以取乎此者也人情無禮則荒故修禮所以耕之此學之始也義欲列蔽度宜譬穀有九種視地力故陳義所以種之學欲閑邪存誠譬惡莠恐其亂苗故講學所以耨之君子仁以居體仁譬則積而充也故本仁所以聚之樂以治心樂譬

則飽而嬉也故播樂所以安之禮義仁樂四者人情之田具而學其中耨欲數數者然也此記之說聖王之所以田人情者盡矣揚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夫耕道而不得道安取於耕道故君子以謂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至於安之以樂而不達之以順猶食而弗肥也此學之終也然則耕道其務始於禮乎非忠信不可以學禮非彊有力不可以行禮譬農必於忠信之類也必勤苦彊有力之類也壤土之民怠恃其地之良而

弗彊也瘠土之民勞憂其田之下而自力也故瘠之獲常倍於壤而田父之尤其子以得壤為不幸迺若耕道才良而志修又博之以文地與力皆美矣耕道既識此而疾驅田已之田而食已之力歲晚而功休既飽而嬉倚戶以永歌不已樂哉而世方有捨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亦晨夜不暇息霜雪皸瘃觸隆曦而汗得不償勤至於終年號寒而啼饑所求於田者外也耕道反之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司馬遷之父名

談其書趙談云同子驂乘諱其父也名譽足而信衰於交交字諱先子易之

王勳字重民序

進士太原王勳文學志意在場屋前輩閒或字之曰子功余改之曰重民蓋言王功曰勳而其事則民為重也重民曰請極其義余曰周官所記列於今學宫重民能習之雖然嘗試以所學於孟子者為重民言而重民擇焉學之為王者事一也而古者取於王之事近後世託於王之說遠故不同蓋孟子嘗曰保民而王至其言王

道之始則特在於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此取於王之事而近者也王莫先於仁義而為莊子之言者曰仁義先王之蘧廬止可以一宿事之破礙而後有舞仁義者不能救也此託於王之說而遠者也夫昔之所病儒者一師而俗異今為孟子又為莊子是二師也夫安得不離近易言遠難知則亦無惑乎士之皆託於遠以趨同而自誣不悔也自荀子不好孟子又非之然其言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過則蕩

貳則不雅此兩君子者惟一師故不異而莊子又甚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故後生簧鼓讀論語未半紙而爭言堯舜之上皆洋洋滿其意夫堯舜且不足道而王何足言王何足言而民亦安有哉以往事論之彼衛鞅安知王不知對孝公談何等而孝公時時睡不應顧出而自矜大者曰其志弗開悟矣耿哉願重民反之抑夫子聖人所重民食喪祭聖人固為王不為霸豈以是為土苴而先之乎故王功曰

勳民功曰庸而要聖人之所重者言之勳必自庸積此
余所以字重民之意也道有終始之序故昔之學射者
不學射先學視學馭者不學馭先學趨夫論政於不飢
不寒之間而計功於無思無為之際可謂知所先後矣
抑重民博習彊記其文詞浩浩非七八月之間雨集而
盈者其必決而注之海於從政乎何有而士或以其所
趨愈鈍而笑之子亦所趨愈鈍者然譬夫入室必自門
始不可以躁也若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有人

焉適立於巷𨻶而語其中百官倉廩室家之美不疑而大夸曰如此匪穿窬斯誕已其可哉

石遠叔集序

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所為而巧拙則存乎人亦其所養有厚薄故激揚沉抑或侈或廉穠纖不同各有態度常隨其人性情剛柔靜躁辨訥雖甚愛悅其致不能以相傳知此者則古人已遠若與之並世而末之接得其書讀焉如對而語以之逆其心曰此何如人也此何

如人也無不可言者

雜說

書毋丘震御印歷紙後

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皋陶湯選於衆舉伊尹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循而不改者然自昔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故未嘗求賢

而賢至疾不肖不為已甚而不肖者不待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隳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鬬士克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以救其獘哉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孔子之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為吾不得而見之夫若是其重且難遭也然使其得位而為之其功猶在於百年之後今

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者諸侯世守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歳近者滿歳又其近者數月而從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徙適亟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克之則已矣昔子產爲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訟怨而蘄殺之三年而

後怨者化而懷仇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責治之効欲其綏而遠者如此故唐盧懷慎亦深言數易地之弊以謂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於禮義之不興風俗之不一戸口之所以流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患皆繇此而後世官日以冗遷易旁午民不得休蓋其初嘗怪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龔黄卓魯政事之才亦豈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如此特

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煖席黔突之間夫豈惟遂霸恭茂之徒歛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産方用以得敍無足怪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十